蜀山劍俠傳/2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一九回　弭禍無形 采薇僧岷山施佛法　除惡務盡 朱矮叟灌口顯神通

下一回▶

峨眉開府以後，妙一真人等送走赴會羣仙。先是楊瑾飛來，說送謝山、葉縯、仙都二女和李洪五人往小寒山去見忍大師，中途先遇師父神尼芬陀，奉命折轉。歸途又遇岷山白犀潭女仙韓仙子門人美魔女畢真真、醜女花奇，言說二人誤殺了南海聚萍島散仙凌虛子崔海客的門徒虞重，又誤傷了騎鯨客的愛徒勾、崔，恐受乃師的重責，苦求楊瑾到凝碧仙府，轉求神駝乙休和妙一夫人，代向乃師乞恩，並說起銅椰島天癡上人，日內將往白犀潭尋乙休夫妻踐約報仇等話。乙休聽完，全未在意，和衆人說笑了一陣，便自飛去。衆仙正在談論，跟着便是白眉和尚衣鉢傳人采薇僧朱由穆，同了李寧和嫫姆的愛徒姜雪君，一同飛進殿來。互相禮見落座之後，衆仙因楊瑾先已說過三人要來，中途又有芬陀之命，都是分手不久去而復轉，料知事情必關重大。矮叟朱梅首先問道：「楊道友，此次峨眉開府，內裏雖然燦爛，盛極一時，驅除異派，出力的人也實不少。但最主要的，仍是仗着令師和二位前輩神僧的無邊佛法，始能弭患無形，少費許多手腳。後來三位同降，其中二位神僧，至今仍是佛律謹嚴，行輩又高，不肯入席，自在意中。令師卻較隨和，又與峨眉兩輩交親，和優曇大師一樣，按說可以入座，不料卻走得那麼匆促，並說有事。我知令師早已功行圓滿，萬緣將盡，如非爲了道友未來之事有所部署，便是哪裏還有甚麻煩的事，爲踐當初與長眉真人諾言，前往料理。果然四位道友俱都去而復轉。我想峨眉開府以後，盡管日益發揚光大，但都是三英二雲等及衆弟子之事。長一輩的道友，祇是居山督責，傳授心法。除卻二次峨眉是個總賬，所有長幼三輩同門，均須出馬

而外，對於誅戮異派妖邪，一切委之門人，非到真正危難，性命交關，輕易不肯出援，務使門人無所仰仗，能夠自當大任。便衆弟子此後出山，也非昔比，不特法寶厲害，飛劍神奇，高出諸異派之上，便道行法力，也都各有一點根底，十九都能自了。就遇上危險艱難之局，同輩聲息相通，人多勢衆，互相策應，即有挫敗，也是暫時，終將羣策羣力，轉敗爲勝，克奏膚功。之所以如此，關鍵在於他們能夠奉命下山，先非容易，所以出去以後，也不致遇到過分不了的事，用不着師長時刻操心。諸位此來，偏是如此亟亟，並還一同到此。照玉箋仙示，好似暫時諸道友都應在山靜修，衆弟子事情雖多，也都還有些日纔得應驗。爲日最近的，是李英瓊、易靜等的南疆之行與幻波池取寶。金蟬、石生等另開別府，尚在以後。駝子和天癡老兒的事結局如何，我們已早料定。至於衆弟子，他們師長要想加以磨礪，我和乙、白、淩、公冶、玉清，還有羅、葉諸位道友，也都愛極這些良材美質，已經約好，決不願他們受人欺凌。令師和姨姆的心意，想也如此。難道紅髮老祖、軒轅老怪兩家之外，還有甚別的大枝節麼？」

楊瑾笑道：「此來，本心祇助一人過關，與衆弟子無涉。倒是乙真人與天癡上人，俱都法力高強，兩雄相鬥，各不甘伏，如非數中該有化解，就這樣尋仇不已，終也不免兩敗俱傷。白眉師伯與峨眉交厚，又與長眉師伯有約在先，與天蒙老禪師不同，不肯入席，便自先行，一半也是爲了此事。說來話長，好在事情還正開始，少時請朱、李、姜三位道友細談吧。我爲助淩雲鳳過那火宅，便無家師之命，到了小寒山後，也要回轉，但沒這麼快。中道折回，乃是路遇家師，奉命助一孝女報仇脫難，此女並非峨眉門下。來時家師還說，朱真人答應過她，怎忘卻了？」矮叟朱梅笑道：「楊道友，此女與我頗有淵源，怎會忘卻？不過我尚嫌她從小便受楊道友和葉道友的恩遇，仙緣遇合既巧，而她生長仙山，從未出外，峨眉尋師赴會，尚是初次遠出，從來未有修積；又以得師憐愛，未免驕縱；這次不奉師命，徒以同門戲言相激，擅自離山，也屬不合。爲想使她異日成就，免使有恃無恐，見事太易，不知善惡利害之分，日後誤交僉壬，有損仙業，故意假手敵人，去磨鍊她一二日，所以遲遲其行，否則我已去了。此事原有安排，祇她仇人邪法厲害，又極狡猾知機，除他也非容易，我雖有成算，尚拿不定。令師既令道友相助，妖道師徒伏誅無疑了。」

楊瑾笑道：「此女資質委實令人憐愛，祇爲葉道友故人情重，又極鍾愛，遇事不忍譴責，平日多所容恕，盡管從小鍛鍊，得有玄門真傳，依然不明事體，一味天真，以致易受人愚。家師並非說朱真人須我相助，勝是必勝，此次也祇虛驚，決沒兇險。但妖道師徒卻是惡貫滿盈，此次赴會，本來心存叵測，及見羣邪紛紛傷亡挫敗，如薄冰之投洪爐，方始心寒膽怯，不敢妄動。仗着機智狡詐，陰謀未露馬腳，主人又極寬厚，明知不間，這

廝腆顏列席也就罷了，最可惡是兇心未斂，竟用元靈攝影之法，在衆仙賓起身，主人送客之際，冷不防將女弟子的真形收攝了幾個，然後從容飛去。此時賓主敘別，人多忙亂，他那妖法將人形攝到以後，不到四九日期，妖法祭鍊成功，當時毫無感覺。並且行法時日，久暫由心，隨時想起所攝的人，均可如法施爲，甚或遠在數年以後。反正被攝的人已經落他阱中，一到時限，便爲所害。休說被攝的人已經奉命下山，便在仙府修煉，也可預先探查，等到那人下山行道，到了人單勢孤之地，然後發難，不特稱他心願，並還可以祭鍊到時限將近，故意延不收功。好在不到功候，仍和往日一樣，法力俱在，毫無朕兆。他卻暗中窺伺，等那人遇上異派妖邪動手，正急之際，突然發難，以便假禍於人。他得了手，還置身事外。那人師長就在當場，也必當是當場動手的敵人所爲，容易受愚。端的陰毒險狠，無迹可尋。盡管掌教真人和諸前輩道友已早看破，被攝的幾人大都道心堅定，根基至厚，就事前無人知悉，真神不易被他攝走，稍有異兆，立向師門請示，無論相隔萬千里外，立可得到救援，至多隻頭一個被攝的人受場虛驚，終無大害。不似別派弟子，相隔一遠，便難向師長求救。然而留着妖道師徒，到底造孽，遺害無窮。爲恐妖道見機先遁，特命我趕來約會朱真人，乘衆弟子敘別歡宴餘暇，帶上九疑鼎，趕往灌山口，將妖道師徒一齊除去，免使留在世上害人，照家師所說，此時二女已與妖道相遇，憑仗有人相助，一二日光陰足能支持。不過看在葉道友分上，還以早些解救爲是。」

朱梅笑道：「此女原是我遠房族曾孫女，資質尚可，祇是嫌她太不更事，此次所結之伴，雖非宵小，何嘗又是上品？如說天真，峨眉諸女弟子，天真者佔多一半，學道年數俱比她淺得多，哪一個不是聰明機智，豈是幾句好話便謬託知己的？本意令她多受些折磨，再往解救，既道友如此說法，又承令師雅命，早去早回也好。」說罷，向衆仙作別。楊瑾因師父不久飛昇，奉命日後寄居峨眉，那九疑鼎便存放在太元洞內，隨請朱梅少候，徑去太元洞取來九疑鼎，然後辭別衆仙，隨了矮叟朱梅一同飛走。後文另有交代不提。

朱、楊二人走後，衆仙重向朱、李、姜三人詢問前事。采薇僧朱由穆笑道：「我因來時，在紅玉坊前將天殘、地缺的兩個孽徒逐走，料定老怪必不甘服，與其等他尋我，莫如我去尋他。又以多年枯坐，不曾出山走動，未免犯了童心。恰值我三人目前均無甚事，閒得難受。雪姊從旁慫恿，言說老怪現在西崆峒訪友，他那莫逆之交，便是那慣說大話的牛清玄。她想尋他作耍，正好同往，事完回來，再到這裏看諸位道友傳授高足。哪知纔走出沒有多遠，先遇見昔年一個同道至交，約到他的洞中坐了一會兒。出來遇見家師，說起乙道友夫婦與天癡老兒這段事情。因天癡老兒修到今日，頗非容易，平日又無甚過惡，這次雖是志在誘敵，未求必勝。但他那用意，早爲乙道友窺破，立意要他慘敗。一位韓仙子已是夠受，又在他回去路上，設下二十六處厲害埋伏，玄功奧妙，變化機密，

天癡老兒定測不透。來時不過受點阻滯，喫點小虧。等到白犀潭挫敗回去，所有埋伏挨次發動，後面又有強敵追趕，如何抵擋？到了急時，天癡老兒至多受傷，還能脫身，隨行弟子一個也休想逃了回去。此事太狠，天癡老兒量小，仇怨加深，日後誰也難於化解，遲早鬧出滔天大禍。如若明勸，乙道友性情不是不聽，便是另下辣手。還有天癡老兒也須使他略知厲害。爲此令我三人隱形潛伺，用家師所傳佛法，由岷山起始，沿途暗中佈置，使到時天癡師徒不致受害。我和乙道友頗爲交好，恐他日後見怪，未免爲難。家師說是無妨，我們並不破他的法，祇不過給天癡上人一個面子。並且師弟阿童也奉師命將到，因他年來雖說精進，功候還差，還須我先爲佈置，令其坐守，始能如法施爲；否則易被乙道友看破，反而不妙。師父並說，兩老怪已經回山，此時無須回去，等佈置完竣，小師弟一到，指示完了機宜，由他去向天癡老兒買好，我可徑來此間與諸位道友相聚。同時把那年家師所賜牟尼珠用法傳授英瓊，以助她通行火宅。靜等三日過去，衆弟子分別傳授完了法術，通行火宅、十三限之後，阿童到來告知乙道友和天癡師徒鬥法如何情形，再行相機行事好了。」

妙一真人大喜道：「此次我因乙道友與天癡老兒有隙，不曾往銅椰島下請柬。家師仙敕雖有力雙方和解之命，但是雙方都是古怪脾氣。乙道友和我交厚，或能曲從；天癡的話，卻是難說，既要挾持得住，又要對彼有恩。他那陣法玄妙無窮，到時至少須有十三位法力高強的人，表面設詞謙恭，一上去就必須先將他那九宮陣位把住，使知厲害，若不聽勸告，徒自受辱。然後再動以情面，方能迫使就範。但他雖是散仙，修煉了這多年已近不死之身。此事祇暗中點到爲止，處處須要給他留地步，一毫魯莽不得。表面要若無其事，越從容越好。想來想去，愚夫婦和大師兄以及白、朱、玉清三位道友，還有元元、餐霞、白雲、佟、李五位師兄弟，可以各當一面。中央三元陣位尚無人制，連同楊道友，還差兩人。三位道友來得再好沒有，這樣正好勻出我來，可去向天癡道友從容答話，豈非妙極？我等雖有準備，這事卻遲不得，何況又是應有之劫，全憑人力挽救。如非傳授弟子道法，另有時日，不敢改動，真想現在便開始傳授，祇等小神僧一到，立即起身趕往，方算萬全呢。」妙一夫人道：「昔年恩師爲免此亙古未有浩劫，曾拜綠章，通誠默禱，哀告蒼靈四十九日，併爲三輩門人許下三千萬善功宏願。如非你精誠感格，自發宏誓，代肩重任，也許恩師飛昇，還須多延好些年歲。日前拜讀仙敕，分明業已感格天心，將此未有凶災化爲祥和，還要多慮作甚？」妙一真人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畢竟事關重大。浩劫雖然十九可免，照玉敕語氣，到時仍要應典。成功與否，全在當時應變措施如何，稍失機宜，不堪設想。如不等雙方發動，事前消弭，雖然暫時無事，遲早仍是巨災，非把人力盡到一髮千鈞，不能算數。不特本派興衰，繫此一舉，還有無量數生靈在內，哪能不自警惕謹慎呢！假使不是這樣，以我們全體同門師兄弟以及諸位道友的法力和乙道

友的交情，預爲弭禍之謀，並不是辦不到，何必要費此大事，戰戰兢兢，如臨如履呢！祇因那地底萬年鬱積陰火，不經乙道友冒險深入，運用玄功，給它泄去一半，異日終是禍根。所以非要事前算準，到得恰是時候不可。」

元元大師笑道：「這場浩劫已在數中，卻能避免，固由於恩師精誠感召，天心仁愛，也於此可以窺見。祇是乙道友和天癡上人各以一朝之忿，不惜釀此空前無邊浩劫，功過該如何說呢？」玄真子道：「他二人爲應劫而生，自然與之同盡。即憑本身法力，當時能夠脫難，他年末劫臨頭，孽重者，魔頭愈重，受報也更烈。但到緊要關頭，居然棄嫌捐恨，放下屠刀。二人均是修道之士，本不應動此嗔念。雖不一定有功，罪過總可抵消。一定要問是否因此轉禍爲福，那就要看乙道友彼時心意如何了。」妙一真人素愛英瓊，見李寧到來，便要傳聲相喚。李寧道：「小女點點年紀，蒙大師厚恩收錄，又蒙諸位師長前輩逾格垂青，機緣遇合，般般湊巧，得有今日，已是非分之獲。此次過那火宅嚴關，以她道力，本難渡過，又蒙恩師大發慈悲，命大師兄來此傳授佛門定珠至寶，予以成全。小女年幼無知，那曉天高地厚，如使前知，異日難免過恃師恩，遇事率易。貧僧意欲到時再行喚來，使她稍知戒懼。夫人以爲如何？」妙一夫人還未答言，采薇僧朱由穆笑道：「師弟太不知其女之美了。可知三教門下，俱重忠孝。久聞令愛至性過人，即此一端，已足置身仙域。何況又是生有自來，質稟緣福，般般深厚，所以到處都得前輩師長憐愛提攜。你當她那許多仙緣遇合，俱都由於幸致的麼？昨日我來，便想見她，因值開府事忙，衆弟子各有職司，祇遠遠在衆人叢中看了一眼三英二雲，果然以她獨秀。至於煞氣稍重，此是羣邪劫數該終，上天假手誅戮，與她何干？路上你和我說，防她成就不易，日後驕妄，意欲先不與見，俟她過關之時，和我暗隨身後，使她多受苦難，不到真正緊要關頭，不傳授定珠用法。我已和你說過無須，少年人不免矜誇自大，我初成道時，還在恩師門下，尚且如此，何況此女。你如以爲此女定力堅固，想借此一關，試她功行，尚還可以，否則大可不必。峨眉教規初創之際，不宜自我作俑，使別的弟子看出師長偏私。況且此女至孝，與其借着火宅一關去磨鍊她，轉不如你以慈父之誠，多加訓勉，使其聽從。否則愛女性情剛烈，單憑這一關磨折，保不住事過境遷，置諸腦後。你在用心思，還令愛女多受活罪，這是何苦？至於你因恩師行時之言，心存戒懼，這個無妨。好在我已向恩師服輸下山，尚有數十年的耽擱。侄女的事，全有我做後援，一遇凶危，我必趕到，決不使你操心，有擾靜修如何？」李寧素最敬服師兄，不敢再說，欣謝領命。

妙一夫人也說：「左右二元兩洞設施，俱是恩師遺留，經大師兄和外子如法佈置，通行非易。並且洞中千年瞬息，變幻無窮，臨時傳授，萬一遺誤，有負老禪師厚望，還是先傳爲好。」朱由穆道：「那牟尼珠乃恩師昔年煉來降魔的佛門定珠，傳授容易，祇有六

字真言和兩個偈印，當時一學就會，倒不至於誤事。我們暗中隨行，卻是不便。」姜雪君笑道：「乙真人之事，本沒有我，被你和李道友強約了來。適逢其會，也是想借此暗助一人。你這一說，把我來意也打消了。不知此珠能借別人一用麼？」朱由穆道：「雖然未始不可，但和英瓊交厚的同門必多，此端一開，難保不效尤，豈不爲難？」姜雪君微慍道：「這兩處嚴關，就如此難過麼？」朱由穆哈哈笑道：「雪妹，你已轉劫的人，不久便要飛昇靈空仙域，怎還是昔年你我相對時故態？此人是誰？不假定珠之力，你我保她過去，俱非難事。祇是這裏衆弟子何人該當首次下山，匣中玉敕早有前定，勉強不得，並非任性的事，還是先問掌教主人一聲，免得愛之，適以誤之。」姜雪君笑答：「這層我早曉得，不勞費心。」妙一夫人知道姜雪君說的是廉紅藥，接口笑道：「廉紅藥久在令師門下，又承道友時加教益，根器功力俱是上等，便道友不爲之助，也在下山之列。現連英瓊與她一齊喚來，即請三位道友賜教好了。」隨即傳聲呼喚二女。姜雪君笑答道：「我因此女身世可憐，志行高潔，祇惜她根骨比英、雲諸弟子稍遜，惟恐異日成就艱難，意欲代向掌教乞恩，準其下山修積，僥倖名列仙敕，賜恩培植，幸何如之！」

一干小輩同門，爲了殿前風景雖好，離師長坐處太近，諸多畏敬，盡管賜宴歡聚，不敢高聲談笑。又以會短離長，分別在即，此番下山，不知還能與誰相見，都想各尋友好話別，並訂日後相晤之約。覺得靈桂仙館景物清麗，地又偏僻，諸葛警我、岳雯、鄭八姑、齊靈雲等爲首四人，俱主暫時交情雖不免有厚薄，同門誼重，日久仍是一樣，大家又無避人的話，不要分開，便把筵宴設在靈桂仙館，連二袁、鵰、鳩、鷲、鶴、芝等靈物，也都召集一起，開懷暢飲，互敘離衷。李、廉二女忽聽師長傳聲相喚，不知何事，忙即趕來。進殿一看，所來三人俱都喜出望外。當向在座尊長，一一拜見。妙一夫人便把前事一說。先由朱由穆指示通行火宅事宜，傳了定珠用法。跟着姜雪君也把紅藥喚近身旁，笑道：「定力與修道年限無關，全仗自身夙慧與心靈主掌。此中要訣，已由采薇大師說過，牢牢謹記，自無危害。但我終不放心，我無佛門至寶傳授，祇好蠻來。爲防萬一，除借你法寶外，另賜你三粒無音神雷。到時能夠不用最好，就用，至多也祇一二粒，你且留以備用。聞衆弟子中頗有幾個從容通行，若無其事的。你雖無此道力，但有此防身，當可無患。如若未用，也無須還我，留備異日對付強敵也好。」李、廉二女分別叩謝起立，隨侍在側。朱由穆笑令二女回靈桂仙館，仍與同門歡聚。二女不捨，躬身辭謝。李寧知愛女孺慕心切，笑說：「來時聽白眉師祖之言，以後父女相見日長，異日我還常去幻波池與你相聚，無須戀戀。」姜雪君也說：「此後下山，師長輕易不出，全仗同門互助。我在塵世上也還有些年耽延，相聚不在此一日。」二女方始拜謝辭別。英瓊來時，衆人要她乘機把玉清大師請去。英瓊在外，任事任人不怕，獨對師長謹畏膽小，不似金蟬、石生慣於涎臉。但面皮又薄，不肯拂逆同門之意，隨口應諾。見了諸尊長，卻不敢

向玉清大師開口，祇偷看了兩眼。這時拜別要走，又朝玉清大師看了一眼，想是不敢，正待退出。玉清大師已經明白，笑問：「他們又想找我麼？」英瓊恭答：「正是。」玉清大師笑道：「此時無事，我也正想尋他們湊熱鬧去呢。」隨向衆仙略說，和二女同往靈桂仙館走去。

姜雪君道：「玉清道友出身旁門，如今功力竟這麼深厚。尤其她爲人謙恭和善，藹然可親，不論長幼，沒一個和她處不來的，真是難得。」妙一夫人道：「她因霞兒也在優曇大師門下，謙恭自持，執意和衆弟子論平輩。至今成了各交各，介乎長幼兩輩之間。人又熱心仗義，隨時出力助人，以致衆弟子個個和她親近，得她助力實也不少。她每每自憾出身旁門，恐不免再轉劫，又不捨本來法身，因此修爲甚勤，日前開讀恩師玉敕，知日後大師兄與外子竟能助她以肉身成道。可見上天樂與人爲善，真乃可喜之事，還未得和她細說呢。」姜雪君道：「不但是她，便是女殃神鄭八姑，昔年爲人何等驕妄。猶憶前生，和她在北天山絕頂鬥法，連經七日七夜，若非采薇兄得信趕來相助，還幾乎制她不住。就這樣，祇將她兩個同黨誅戮，她本人仍然遁走。想不到雪山劫火後回頭，居然會投到正教門下。前日留心看她，竟是一身道氣，造詣甚深，真出人意料。照此看來，無論甚麼旁門邪惡，祇要在大劫未臨以前能夠回頭，便可轉禍爲福，一樣成就的了。」

妙一夫人道：「這倒也不盡然。上天雖許人以自新之路，但也要看他以往行爲如何。對於積惡太重的人，盡管許其回頭改悔，以前惡孽仍須償完，並非就此一律免罰，祇不過輕重不同罷了。鄭八姑以前雖然身在旁門，夙根慧業卻極深厚，因爲身世棖觸，習於性情乖謬，到處結怨，真正惡跡並無多少。尤其是那麼出名美貌的人，又在邪教中，能守身如玉，未有一次淫蕩之行；繼因所愛的人未能如願雙棲，竟自灰心，毀容斷念，一意修爲。以她初意，祇是眷念恩師，不肯改投正教，欲以旁門道法，尋求正果。雖然這類修爲至難成就，其志亦未可厚非。復在雪山走火入魔，身同木石，依然凝鍊元神，苦志虔修，終於悟徹玄門祕奧，頓悟以前失計。時機一到，立即應劫重生。雖然一半仗着玉清道友同門義重，慨出死力，助她脫難，仙緣遇合也巧，但一半仍要仗她本身修爲，始有今日。照着家師玉敕，她以旁門多年修爲之功，與雪山枯坐的多年參悟，已參玄門正宗要旨。如論功力，在本門諸女弟子中，實爲首列。這次通行火宅、十三限難關的，衆女弟子中便是頭一個。不特毫無困阻，便將來成就，也不在英、雲以下。如非在旁門時尚知自愛，至多免去未劫，能得轉世重修，已是幸事，哪能到此地步呢！」朱由穆道：「妙一夫人所言極是。當初我和雪妹，因她太狂謬，心中厭惡猶存私見，彷彿罪在不赦，必欲殺之爲快。現在回憶當時，委實也想不起她有甚麼大過惡。佛門號稱廣大，雖然回頭便登彼岸，但究竟還是祇有夙根智慧的人，到時纔能大徹大悟，放下那把屠刀，去登

樂土。真要罪孽深重，靈智全喪，任你苦口婆心，舌敝脣焦，用盡方法，勸誘曉解，就能警惕省悟，也祇暫時，過後依然昏愚，甚或變本加厲，陷溺愈深，非墮無邊地獄，不知利害。真要是惡人都可度化，以我佛之慈悲與佛法之高深廣大，惡人早已絕迹於世，佛也不說那『衆生好度人難度』的話了。」

衆仙談說了一陣，不覺已是第二日午後。朱梅、楊瑾帶了九疑鼎，攜同金鐘島主葉繽的女弟子朱鸞，一同飛回，言說趕往灌口山，朱鸞已爲妖道師徒所困。照着矮叟朱梅開府時的本意是想乘着會後送客，衆弟子可以隨意伴送同輩至交這半日餘閒，即令癩姑、向芳淑、申若蘭陪了朱鸞，先去姑婆嶺要路埋伏，由朱鸞當先，明報父仇，三女助戰。同時暗令諸葛警我借送熊血兒爲名，趕去撞上，血兒心感向芳淑贈陰雷珠之德，必要上前勸阻。妖道師徒生性剛愎，血兒性如烈火，必要鬧翻，雙方勢成騎虎，不能並立，血兒必用紅欲袋。朱梅再暗約楊瑾、葉繽趕去，便能一網打盡。哪知剛用千里傳音囑咐完了諸葛警我，待和楊、葉二人商議時，極樂真人李靜虛因見妖徒神風使者項紀奉了妖師巫啓明之命，暗隨四女身後，要用妖法攝形。矮叟朱梅又在暗中隱形，尾隨下去，默運玄機，算知就裏。等朱梅一回來，李靜虛暗中招向一旁，告以妖道近來邪法厲害，血兒紅欲袋已難擒他，弄巧還許兩敗，仍被妖道漏網。此寶將來有用，此時不可損壞。葉、楊二人會後即往小寒山，也無此空閒。楊瑾不久雖仍回來，姑婆嶺之行仍趕不上，留她未始不可，卻有別的枝節。衆弟子會後送客，雖可隨意，但在不曾奉命下山以前，不宜與人爭鬥。妖人師徒此去要往灌口山訪友，朱鸞半途也要折往，必定相遇，雖有虛驚，卻有解救，毫無妨害。如往除妖道，三日以內，均趕得上。

朱梅生性疾惡，一見妖道師徒鬧鬼，便自追去，全以己意行事，也未細加推算。聽了李靜虛之言，立即傳聲，告知諸葛警我變計行事。及至楊瑾到來，一同趕往，見朱鸞同一少年被困妖雲之中。少年爲救朱鸞，身已負傷，仗着護身法寶神妙，急切間妖道尚奈何這一雙男女不得，雙方正在相持。朱、楊二人事先商定，惟恐妖人漏網，早算計好下手方略，暗施禁法，將妖道師徒逃路隔斷，安置九疑鼎，然後和楊瑾一同現身。上來先用飛劍和法華金輪，將妖徒神風使者項紀消滅。妖道自恃邪法，更不知九疑鼎埋伏空中，自己所用法寶飛刀，全被朱、楊二人毀壞，或是收去。見勢不佳，把心一橫，施展玄功變化，行使惡毒妖法，拼着耗損真元，意欲暗算楊瑾、朱鸞和那少年。不料楊瑾師傳佛門四寶，神妙無窮；又得矮叟朱梅預告，當雙方鬥法正激之際，早已留神戒備，法華金輪始終不曾離身。一見妖道神態有異，立即迴轉金輪寶光，連朱鸞一齊護住，勢速如電。妖道不但沒有傷着，反被楊瑾將計就計，故作不知，用飛劍敵住妖道化身，暗中運用般若刀斷去妖道半條左膀。同時朱梅見妖道分化元神，又放出碧血神網，惟恐朱鸞和那少

年驟不及防，遭了毒手，忙放連珠太乙神雷，兩下夾攻，妖道受傷又是不輕。妖道先是不知朱、楊二人爲了成全朱鸞多年來的孝思，使其手刃父仇，一味破法收寶，削弱他的法力，遲不下那殺手。心疼至寶，又懷殺徒之恨，情切報仇，總想殺死一兩個，稍微泄忿，祇管戀戰不退。及至妖法無功，力竭勢窮，連受重創之際，纔知再若遲延，必難倖免。便急用斷臂化爲替身，欲用血光遁法遁走，卻已無及，剛一飛起空中，便被九疑鼎所化大口阻住去路。妖道情急之下，將所有殘餘法寶，一齊施爲，俱被收去。加上朱梅埋伏發動，身後左右又有幻象追逐堵截，無可逃遁。微一疏神，朱鸞受了矮叟朱梅之教，由幻影掩護，飛近身來，暗運飛劍，將他腰斬。

妖道雖然身首異處，但還自恃煉就三尸，可以另尋廬舍，再作報仇之計。起初被困，祇爲不捨原身法體，喫了許多的虧，本就打算捨身遁走。原身一斬，無可顧忌，方以爲這樣更易逃遁，任怎不濟，也保得兩個元神。誰知惡貫已盈，該遭惡報。敵人早有準備，等的就是這一步，來勢急逾雷電，他那裏念頭纔動，腰斬殘身還未墜落地上，迎面九疑鼎所化大口已早噴出千條瑞氣，夾着萬點金星，電射而來。身後矮叟朱梅連放太乙神雷，連同楊瑾的法華金輪寶光，朱鸞與那少年的飛劍法寶，上下四外合成一片，電雷光霞，潮涌而至。妖道神志已昏，覺着身後上下左右，雷火劍光法寶繁密如網，敵勢大盛，危機四伏。但三尸元神稍有絲毫空隙現出，便可逃走。以爲分開遁走，必不能全保，並且其力較弱，原身已失，如被敵人傷卻一個元神，再要修煉，須要三十六年苦功。見對面大口雖然神妙，專一迎頭堵截，爲體大隻數丈，大口以外，盡有空隙，祇要避開正面，便可逃走。誤認三尸元神不比法寶飛劍易被收去，飛遁又極神速。但心中怯敵，非但沒有避開正面九疑鼎，反欲由口邊空處掠過。卻沒有想到，他那三尸元神，修煉功深，如往後逃，太乙神雷和那些飛劍、法華金輪必將他困住，不過元神受震，真氣耗損。朱鸞和那少年功力不濟，防備不密，忍苦強挨下去，仍可伺隙逃遁。如將三尸元神分開，不求保全，祇逃脫一兩個，更是有望。這一膽怯畏難，又思保全，不捨傷損，時機稍縱即逝，恰中了敵人的道兒。那九疑鼎雖然虛懸空中，寶物不大，四外全是空處，避開正面彷彿容易，可是此乃前古至寶，有無上威力，神妙無窮，能隨主人意念運用，其應如響。何況此時鼎中混元真氣已經噴出，急往後逃，尚且無及，如何反迎上去，豈不自投羅網？妖道三尸元神遁得固快，此鼎更爲神速，明明懸在迎面，妖道元神所化三條相連的影子電也似疾，往左上方斜飛過去，那大口竟似早有知覺，如影隨形一般，隨着妖道逃處，不先不後，同時往左上方一斜仰，口中混元真氣便將妖道三尸元神一齊吸住，捲了進去。楊瑾忙即趕向對面高峰懸鼎之處，撤去禁法，招回大口，九疑鼎回了原形。然後照着師傳口訣，如法施爲，手指處，鼎中一連水火風雷之聲過去，妖道元神立即消滅在內。於是持鼎重回原處。

楊瑾持鼎回到原處，朱鸞已先在彼，正用寶劍穿了妖道心肺，捏土爲香，望空拜祝，祭告先靈。那少年也站在旁邊，左手捧着一條受傷的右手，正朝朱梅行禮，見楊瑾來，忙又禮拜。楊瑾見那少年雖非峨眉諸大弟子之比，卻也英姿俊秀，頗有道氣。一問纔知姓商名建初，乃北海土木島主商梧之子。因聞峨眉開府，志切觀光，欲尋一與峨眉門下知交的同道，代爲先容，前往參與盛會。及至尋到一問，那同道已離山他出。祇遇見一個同修的道友，一問，纔知那同道祇認得兩個峨眉後輩：一個是靈和居士徐祥鵝，一個是七星手施林。原來他倆輩分不夠，自己想往峨眉觀光尚且不敢冒昧，怎可爲人先容。商建初聞此言，自是掃興。心仍不死，以爲還有些日，纔是會期，如能尋見本人商量，也許能有機緣。知那同道入川訪友，便即尋去。尋到灌口山左近的天掌崖遇上，兩人一談前事，越發絕望，不但那同道自身不能引進，並還說起乃翁商梧、乃叔商栗，以前與東海三仙有過嫌隙，道路又是不同，如何去得？商建初這纔息了前念，兩人盤桓幾天。這日商建初告辭先行，路過當地，瞥見妖霧瀰漫，朱鸞爲妖人師徒所困，自恃家傳法寶，上前相助。不料妖人厲害，朱鸞雖暫得救，他卻中了妖道的碧靈刀，如非修煉多年，識得厲害，趕緊將右臂關穴閉住，幾遭不測。法力雖非妖道之敵，幸有乃父採五金之精所煉異寶六甲金光幛，連朱鸞一齊護住，直到遇救脫險，纔沒有遭毒手。他對朱鸞頗有情愫。朱鸞因他爲己受傷，也極關切。因那傷處雖由朱梅給了一粒靈丹嚼碎敷治，但祇能止痛，如免殘廢，必須往陷空島求得靈玉膏，纔可痊癒。刀毒甚重，不宜延遲。商建初明知由此可與峨眉交往，並和朱鸞時常親近，但因傷重，必須速治。況且老父性情甚暴，前與東海三仙結怨，平日並無聞知，那同道之友又不肯細說，不知爲了何事，出時老父正在入定，也不曾說起。此行是往峨眉，萬一仇怨甚深，冒昧前往，就算對方不計較，回島也受斥責。想了又想，無可奈何，祇得朝朱、楊三人辭別飛去。

楊瑾見人已飛去，朱鸞還在凝望，知道二人情根已種，難於解開。雖代朱鸞可惜，但這類事，夙緣前定，非真夙根深厚，具大智慧之人，無法解脫，也就聽之。因朱鸞元氣耗損，也受了點傷，好友門下，又是自己前生引進，大難雖過，面上晦色猶未盡退。生怕她海天萬里，孤身飛行，萬一再有波折，事出倉猝，無法往援。好在日內便往銅椰島，正好順路帶送回去，就便還可令她在峨眉養息二三日，增長一些見識，便令隨同回來。見過衆仙之後，略談前事。妙一夫人便把靈雲喚來，命將朱鸞領去，與諸弟子一齊相聚，覓地安置，以待後日同行。靈雲應命領去。不提。

衆仙言笑宴飲，光陰易過，不覺到了第三日午後。妙一真人喚來諸葛警我，命傳諭門下男女諸弟子，當晚亥末子初，齊集前殿候命，分往左右二元洞內，通行火宅、十三限兩

處難關，以驗各人道力，以便加授本門心法，下山行道。諸葛警我領命去訖。

一會兒到了時候，衆弟子因下山在即，十分謹畏。男的由諸葛警我、岳雯爲首，女的由女殃神鄭八姑、齊靈雲爲首，老早便齊集殿前平臺之上，分班侍立，恭候傳呼。到了亥時將盡，妙一真人先請玄真子升座。玄真子道：「師弟不必太謙，此乃恩師天命，異日本門發揚光大，責重事繁，他人不克勝此重任，非你不可。前已言明，我再遲數十年飛昇，必定助你完成大業好了。」妙一真人又朝在座諸同門謙謝，敬請隨時匡益，同完大業。然後居中端肅升座，上首玄真子，下首妙一夫人，其餘同門諸仙，各依次第順序列坐；嵩山二老、采薇僧朱由穆、姜雪君、李寧、楊瑾、玉清大師等外客，另在兩旁設有賓位，分別就座。這時早有值班弟子靈和居士徐祥鵝、沙彌悟修、李文衍、吳文琪四人先入殿中，侍立聽命。

妙一真人命傳衆弟子進殿。徐祥鵝領命，去到殿門外面，一聲傳呼。衆男女弟子立時整肅衣裳，肅恭而進，到了衆仙座前，一同參拜。妙一真人吩咐起立，男左女右，侍立兩側。溫語諭道：「日前仙府宏開，爾衆弟子曾經拜讀長眉師祖恩諭，曉示爾等爲完師祖和我當年宏願，日內必須分遣爾等衆弟子下山行道，修積外功。此雖修道人應有的功果，祇是目前異派蜂起，羣邪狡猖。爾衆弟子多半入門年淺，功力不濟，所賴根骨深厚，緣福遇合，得有今日。本身法力雖弱，而遭逢異數，際遇良多，各人所得法寶飛劍，十九異寶奇珍，遇合之奇，所獲之厚，遠勝前修。用以護身禦敵，遇見稍差一點的邪魔外道，未始不能以之取勝；即或遇見強敵，爾等羣策羣力，同心禦敵，復有各位師長前輩隨時救助，也不是不能成功。但畢竟修業太淺，各異派妖人邪術厲害，稍一不慎，爲所誘惑，難保不身敗名裂，玷辱師門。法力深淺還在其次，祇要能知奮勉，行道之暇，隨時勤修苦煉，同樣可以與日精進，道心之堅定與否，卻是最關緊要。本來衆弟子何人可在此時下山，師祖仙敕已多示及。一則借此磨礪，使爾等知道成敗所關，以資警惕；二則留山修煉，操行艱苦，雖然遲早成就一樣，但人多好勝，大都羞爲人後。如不經此一試，爾等表面功力多半相等，未必心悅誠服。爲此當衆曉諭：不論何人，凡志願首次下山行道者，左元十三限和右元火宅嚴關，任擇其一，通行無阻，始可重來前殿，與下山諸同門會集，聽我傳授口訣，銅椰島事完，分別就道。否則暫時便不能再至前殿，可以前往左元洞外崖壁上，自擇可以容身的小洞，閉關潛修，由各位師長時往傳授指點；修到功候，二次仍要通行以上兩洞關口，方得下山。這兩洞所設，爲修道人成敗關頭，雖然通行過去，無異獲得異日成道之券，但是奧妙無窮，厲害非常。稍一不慎，輕則靈元耗損，身心兩傷；重則走火入魔，身僵如同木石，須受多年苦難，還須堅忍強毅，奮志勤修，始得復原；再重一些，便須重墮輪迴，轉劫能否再來，俱不一定。關係爾等本身吉凶，實

非小可。如若自審道力不濟，盡可言明，知難而退，不必勉強。雖仍須往左元洞壁苦修，但不經以上兩洞險難，人卻可以好好的，免受一番損耗憂危，修爲起來，也較好些。此次爲師等不作主張，任憑爾等自擇。大弟子諸葛警我和岳雯、鄭八姑等男女數弟子，功力較深，尚可通行無阻，現令先往通行，爾等隨同前往。此時禁制發動，兩洞出入途徑，均已現出，與先前大不相同。到了那裏，如覺有此勇氣，無須再來稟告，可俟諸葛警我等通行過去，由他領導指點，循徑而入。能通行的，自來此地相見；不能的，備就崖洞修煉。使爾等目睹難易，自定去留，免致後悔。願留山者，告知諸葛警我，他自會開放門戶，引往坐關之所。此事全仗自身定力智慧，受害也視此爲輕重。一切身經，也因人而異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也無須向過來人多事探詢，徒亂人意，於事無補，心有成見，反倒不妥。到時如覺難於自制，務把元關要穴牢牢守住，絲毫鬆懈不得。爾衆弟子，勉力自愛，可自去吧。」

衆弟子隨同叩謝師恩，由諸葛警我等爲首四弟子率領，先往少元洞走去。那去右元洞的道路，原有兩途：一是日前小仙童虞孝、鐵鼓吏狄鳴岐沒走完的一條道路，乃以後初次入門弟子必由之徑；一是不經下面峽谷，經由崖頂通行。到了盡頭，崖勢忽然降低十餘丈，在三面危崖環繞之中，現出一片形如圓盂的盆地。當中有一座十丈方圓的石崖，石質如玉，正中一洞，門額上有「靈虛可接」四個朱書古篆，此是右元洞的出口。那入口尚在崖後。衆弟子先到少元洞前會齊。

到時，亥正將過，諸葛警我令衆暫停。說道：「今日之舉，關係我等成敗。適纔掌教師尊恩諭已經言明，諸位師弟師妹當已謹記在心，毋庸多說了。我和岳師弟與鄭、齊二位師妹奉命領衆，往左右兩洞通行，照說在此問明各人心意所擇，便可分途領往。但據我所知，這兩處難關神妙精微雖是一樣，內中卻有一點分別。火宅嚴關看似最難最險，但是關口祇有一處，祇要內火不生，外火不煎，道心堅定，能將元神守住，不爲情慾雜念所擾，說過便過，脫險極快，難也難到極處，容易起來也極容易。性情強毅堅忍的人，比較相宜。心性柔弱，易受搖動，剋制功夫稍差的人，卻萬去不得，一有失足，立即走火入魔，後悔無及了。左元洞難關，雖有十三道之多，過完一道又是一道，六賊七害，動念即至，防不勝防，但是勢較柔和，爲害較輕。尤可僥倖的是哪怕身入困境，祇要聰明靈慧，能知警覺，便可化險爲夷。再往前進，祇要能連耐過十三次魔頭侵擾，哪怕定力稍次，但能懸崖勒馬，臨機省悟，仍可勉強通過。即或不然，最厲害也不過元氣耗損，暈倒在內，修煉些日，即可復原。不似右元火宅，一經沉溺，便身受大害，不可收拾。心念雖不堅強，而性情溫和，聰明善悟的人，均可一試。心性急躁，沒有耐性的人，去了卻易僨事。師尊雖以我等四人或是入門時久，或是修道年多，令作引導。但我等四人

也是初試，能否從容通行，雖難自信，聽師尊所說，料不致有甚兇險。諸位師弟師妹修爲較淺，卻真大意不得。好在師尊並未指定分途前往，爲此我想稍微取點巧，暫不分路，一同先去右元洞，由我四人先各通行一次，如覺勝任，再往左元洞十三限，也過上一回。師尊雖說身經景象不同，多所詢問徒亂人意，於事無補，但以我四人同經兩處難關，互相參考，爲大家分辨出點難易，總還可以辦到的。」衆人俱知諸葛警我人最長厚，對於同門師弟妹，更是無分先後進，一體愛護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但能爲力，無不盡心，任勞任過，均非所計。岳雯、鄭八姑、齊靈雲三人，也和他大致相同，表率羣倫。聞言知爲衆同門犯險盡力，好生欣喜，無不應命，便隨諸葛警我取路前往。

到後一看，那右元洞三面危崖環峙，獨崖後正洞入口一面，是條白玉甬路，由少元洞右一片茂林和十來處樓臺亭館繞來，沿途景物備極清麗。快到洞前，忽然一水前橫，寬約三丈，將路隔斷。對岸設着一個懸橋，衆人到時，剛剛自行落下，橋側也無盤索之類。過去方是元洞入口，洞門上刻「火宅嚴關」四個朱書古篆，兩旁另有好些符籙。門頗高大，整潔異常。諸葛警我等四人中，祇靈雲一人在開府創設左右二元洞時，另有使命離開，不曾隨侍，雖然見到一些，未知底細。方覺與那次所見景物形勢都不一樣，及問八姑，纔知兩洞禁制重重，神妙無窮，休說洞中火宅嚴關，便是外景也可變易。那日因爲不少異派中人假名觀光，隨同遊歷全府，居心多不可問，始而想乘隙擾害，暗中鬧鬼；及見出手的妖人紛紛伏誅挫敗，不敢妄動，表面斂迹，仍在逐處留心，一半學乖，一半窺探底細，以爲日後重來之計。掌教真人表面故作不知，實則防備甚嚴。尤其這左右兩洞關係重地，多用仙法變易，當時所見，多非實境。休說那些異派妖人，便自己這面好些位得道多年的仙人，也多半被瞞過去，事後方始知悉。

八姑說完，諸葛警我已將衆人領至門前分列，說道：「本來師尊之命，入洞的人，通行火宅之後，便由前門出去，沿着崖上路徑，去往前殿，無須來此。洞中遇險，被困在內，也另有師長恩施格外，前往救援，由我四人送往左元洞壁穴中修煉。通過與否，隔着洞門，均可看出。上下四外，均有禁制，循徑前行，一步也錯不得。祇我四人，那日拜讀祖師仙敕，並各賜有一道靈符，可以隨意前後往來，是個例外。鄭師妹較我修爲年歲尤久，我和岳師弟本不應占先，無如師命難違，既然忝列衆同門之長，祇好僭妄一試了。」說罷，便朝洞門恭謹參拜起立，令衆留意。然後沉穩心神，運用玄功，從容往內走進。衆人隔洞遙窺，見諸葛警我安然步入，先前並無異狀。進約丈許，忽見洞中雲煙變幻，晃眼仍復原狀，人已無蹤。跟着又見一片極淡薄祥光，一閃而滅。岳雯喜道：「今日纔見大師兄的功力，果自高深，這麼快便出險了。」衆人聞言，有的尚在思忖，覺着太易，諸葛警我已駕遁光，越崖飛來。衆人笑問：「洞中經歷如何？」諸葛警我答道：「這火

宅通行，真非容易。我起初以爲，祇要道心堅定，神智靈明，便可無礙，不爲魔邪所擾。哪知即此一念，已落下乘。前半尚可，到了緊要關頭，忽生異相，如非發覺尚早，趕緊湛定神思，返虛生明，就這樣幾微之間，縱不致爲所敗，要想從容過去，卻也費事呢。愚兄本意，先勉爲其難，略徇私情，將洞中虛實，一得之見，告知諸位同門，以資參證，俾到時稍有補益。照此看來，祇好各憑福緣，自然應付，別人是愛莫能助了。」有的自加謹畏，別具會心；有的仍是將信將疑，俱覺全洞前後十來丈遠近，御劍飛行，瞬息過完，祇要到時按定心思，不起雜念，當無敗理。各有各的打算，正在尋思。

底下該當岳雯進去。岳雯也是照樣朝洞通誠禮拜，然後走進。卻不似諸葛警我那樣安步而入，一起步便身劍合一，化成一道金光，飛將進去。那景象也大不相同，剛飛入內，滿洞忽起祥氛，遙望煙雲變幻，霞輝急漩如潮，將金光捲去不見，電轉雲飛，待了好一會兒，尚未停歇，也未見人迴轉。衆人見狀，方在驚疑，諸葛警我笑說：「無妨。岳師弟功力不在我以下，祇比我少了東海十九年面壁之功。又聽我那般說法，心有警覺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寧費一點心力，拼卻艱難困苦，不肯步我後塵，以本身法力和堅忍強毅，戰勝魔頭。似此守定一心，雖然不免身受一點苦難，卻較我的走法穩妥。此時他已十九完功，決無敗理，稍待一會兒，也就來了。」語聲纔住，一道金光自空飛墮，岳雯現身，說道：「好險！」衆人問他經歷，岳雯答說：「我無大師兄的道力，不能以玄門上乘功夫從容通行，祇用飛劍法寶護身，守定心神，以下乘功夫冒險闖過，阻礙有所不免。但這種走法，與後去諸位同門多半相同，而身經決不一樣。先有成見，易添魔擾，故而不能詳說。去時，最好把心靈守定，不起雜念，雖在飛行，仍照日常入定，偶遇功力精進，魔頭來襲時光景，任何磨折艱難不去睬它，至多受點幻景中苦痛，祇要道力堅定，便能熬過去了。」

當岳雯未出之時，鄭八姑對齊靈雲說：「我二人道力，俱不如二位師兄，通行兩處難關，實非易事。我二人又忝居女同門之長，如有失陷，殊難爲情。師妹年齡雖小，一入門便是玄門正宗，根基先就紮好，尚可無礙。我雖再劫之身，修爲年久，可惜以前走錯了路，自荷師恩收錄，傳以心法，頓悟昨非，豁然省悟，論起法術，比師妹自不逞多讓；如論道力，恐以始基之外，修道年久反倒喫虧。幸而有這粒雪魂珠，佔了不少便宜。我二人如學大師兄那樣，以上乘功力通行，恐怕求榮反辱。還是照岳師兄那等走法，略受一點魔難，卻是穩妥。最好我二人聯爲一體，我用雪魂珠變化元神，將你護持，卻用你的道基定力，助我過去。這樣相輔而行，萬無一失。也許連內中磨折，還可少受許多。師妹以爲如何？」靈雲對八姑甚是敬服，知她用雪魂珠化身，決能通過，但以劫後餘身，心存謹畏。深悉火宅玄關微妙，惟恐萬一有失，欲使二人合爲一體，彼此相助，實爲萬全。

聞言喜諾，便和衆人說了。諸葛警我笑道：「火宅玄機微妙，縱千百人進去，到了裏面，如非同一功力心境，有一人稍有動念，便自分開，一切身經，迥不相同。鄭師妹有雪魂珠化身，齊師妹年來道力又極精進，這等走法，自是有利無害。別位少時學步無妨，但須謹記，到了緊要關頭，稍遇異兆，便須守定自己，不可再顧同行之人。看似自私自利，實則彼此如若同一心思，轉難兩全。否則魔頭已經侵入，明明境中人已經分開，卻因念頭一動，又把魔頭幻象誤認作了同伴，再想安然通過，不爲所乘，卻是難了。」說罷，八姑、靈雲行禮起立，八姑首先化成一團冷瑩瑩的銀光飛起，罩向靈雲頭上；靈雲立即身劍合一，化成一道彩光，與空懸的銀光會合，電馳星飛，往洞中飛去。

那右元洞深祇十丈，前後洞門相對，中間並無一物阻隔。由外望內，卻冥冥濛濛，無底無限，不能透視過去。八姑、靈雲飛入光景，又自不同。先和諸葛警我一樣，一徑飛入，毫無異狀，祇是銀光護着彩光，比初進時要小卻十倍以上，恍如一點帶着彩霞的寒星，朝前飛駛，越飛越遠。照情理說，這一會兒至少也至百里以外，卻還未見出洞。衆方詫異，岳雯嘆道：「想不到鄭、齊二位師妹竟有如此功力。雖仗着雪魂珠分化元神之功，有些取巧，難得兩心如一，道力如此堅定，真令人可佩了。」李英瓊笑問：「既然如此，爲何還未能過來？」諸葛警我答道：「這便是魔。許是二人謹畏稍過，偏仗自制之功，心情堅毅，分明是用下乘功力通行，卻能返照空靈。魔頭無奈其何，祇能以此爲難，欲乘二人飛時一久，忽然動念時，將她倆分開，再加侵害。這個齊師妹絕不上當，鄭師妹又與她合爲一體，更有此珠功力，即便心念稍歧，也分不開，再不致爲魔所侵，至多受點不相干的阻礙，終歸平安脫出。看這情形，也許就快飛回也未可知。」話還未完，忽然祥光一瞥而過。再看洞中空空，依然原狀，銀光、劍光俱無蹤影。緊跟着便見二人由洞頂越崖飛回，降落下來。一問經歷，果如諸葛所言。因久飛不到，忽悟玄機，心智愈發空靈，晃眼飛出，別無所遇。衆人紛紛讚佩。八姑、靈雲自然推說，全仗雪魂珠取巧，纔能有此。

互相略談幾句，諸葛警我便問：「是否等我四人將左元十三限過完，再行選擇？」衆人覺着右元火宅似難實易，不似左元十三限繁難，關口太多，稍一不慎，全功盡棄。又都自恃道心尚還堅定，不畏苦難，便無法力，也能通過，何況還有飛劍法寶護身。內中更有急於趕往前殿去見師父的，如李英瓊、廉紅藥等，多半俱願就地一試。另一半意存觀望，看人行事，再定去取。諸葛警我知道內有幾人，必須由火宅通行。事由前定，話先說明，同門之誼，已經盡到，便不再作主張，徑問何人先往。英瓊性直，孺慕情殷，急於往見慈父。祇爲班行在後，未便搶先，立候一旁。見衆人互相謙讓，諸葛警我又說：「以下祇憑個人心志，不按班次。」她便向衆人說道：「家父尚在前殿，妹子極欲往見，

既是諸位師兄師姊謙讓，妹子祇好告罪僭先了。」衆中有好幾個，因此一關是成敗所繫，未免存有戒心，能得一年力較淺的人去試頭陣，就便判斷自己能否學步，有無成功之望，自然甚好。卻不知英瓊先前蒙召，傳授定珠，得了佛家至寶護身，可以通行無慮，如何比得上。

英瓊說完，正要通誠向前行禮。衆中癩姑表面隨和滑稽，人卻俠腸剛直。又久在屠龍師太門下，頗悉佛、道兩門奧妙。事前又聽屠龍師太和眇姑暗中詳示兩洞微妙，以及通行之法，預有師承，成竹在胸。比諸葛警我等爲首四人，功力或有未逮，專說這左右二洞的玄機精微，卻更明白得多。因和英瓊私交至厚，當時見衆謙退，多半意在觀望，卻令英瓊這樣道淺年幼的人當先，去試頭陣。雖說想下山行道的人，誰都必須經此一關，英瓊名列三英，料必早有預定。但是下山的人，師長並未明說，到底難知。衆人任她上前，未免有點自私，心中不服。忙搶過去說道：「師尊既未禁人同行，我也想早到前殿，奉陪師妹同行如何？」英瓊日前已聽她暗中泄機，知她法力高深。傳授定珠時，父親又曾告誡說：「此洞門要關，便修道多年的人，也未必容易過去。你雖得天獨厚，到時務要謹記適纔朱師伯的教訓，不可疏忽，以免自誤。」再見先行四人，說得那麼難法。平生好強自恃的人，這時福至心靈，雖然搶前，卻比誰都要謹畏。本來就有戒心，一聽癩姑自願做伴同行，料定知己交厚，有心相助，自是欣慰。二人隨同參拜，起身入洞。

英瓊因自己經歷太淺，格外謹慎，老早打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主意。盡管近來修爲勤奮，功力精進，毫不似前輕率自恃。一入洞門，便將佛家至寶定珠放出。癩姑不知她能用此寶，本意隨同護持，就己所知，分任艱難，竭盡智力，代爲抵禦。不料反而得了她的扶助，到了緊要關頭，免卻了許多繁難魔擾，無須再堅忍毅力，拼受苦痛。先見英瓊纔一進洞，便伸手來拉，還當她臨場膽小害怕，方想：「真糟！平日看她學道雖然年淺，功力尚是不凡，日前並還再三指點，告以機宜，怎上來便如此膽怯？」此念一動，魔頭便自襲來，幸有英瓊，能以法力道心和魔頭硬對，又是洞口，未到玄關要地。於是趕緊運用玄功和師傳法力，準備防護。猛瞥見英瓊手掐佛家大金剛降魔訣，臉色甚是莊嚴，一點不顯慌張畏縮之狀，方料有甚作爲。隨見十八團慧光，寶相明輝，朗若日星，飛向空中，成一大圈，靜靜地環繞在二人頭上。纔知早有準備，不禁大爲喜慰。癩姑畢竟喜事，一見有佛家至寶護身，英瓊得了高明指教，智珠內瑩，決無他虞，有恃無恐，便想借這火宅嚴關，一試自己定力和法力高下，竟傍着英瓊向魔頭挑戰，故意觸動沿途禁制埋伏，往前走去。